



心齋世稿
春

欽菴

~ 16
2313
1



第16
23/3
1-4

心菴三世藁序



論士君子率以三觀鮮矣
矣出於忠孝詩禮之門則
其行必高是以觀其世遊
於巖陟畏友之間則其學

必邃是以觀其師友行高
矣學邃矣則發而為舜令
者必有與則是以觀其言
觀乎此三者三者備君子
人歟君子人也漢雋生也

後不及事攀菴金公然居
北里久得與公諸子孫上
下周旋於公事竅耳飄然
文忠公僊源先生兩子之
難立懍江都為一時死義

之首進士公於孝有絕行
不第洲公承先熹後詩禮
裊身青楓溪金氏繇是用
名家貫而公以為世文章
道學夔韻鬼標如三淵先

生異言行文學之可則如
槽巢公而公以為師交公
天姿高而又本之以泉芝
薰之以函麗故其薰行激
範博識透解真子憂所謂

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者也持是物形之所為言
言豈有不粹者故至於雖
尋常漫浪之什必依於與
則真實平澹不事繩削其

文亦識致勝不紆餘善往
復如寶蓋一錄尤可以見
公之所蘊而不惜乎異篇帙
寥寥不無多也雖然漢雋
賁之三淵先生取人以高

深曠遠為倫所鮮有當異
意者至於公獨薦以為包
天括地實有範圍夫範圍
足以包括天地則公之於
言為異必見理事遠而長

於鞭駕者也是以當時論
者或以謂使公無死而當
幸王之際四大臣之既不
仕仕亦不猛觀乎公之
為公又可知矣今只敢論

公於區區詩文之末者固
沒之為知公而公既未壽
不永又位下事業不著見
則果遺唾餘馥之寄在於
箱簾間者誰寡寡惠可泯

也於是公之孫前牧使在
淳慎其泯也曷剗厠以壽
其傳亦附以公季子壽齋
公孫自有公詩文各樂肯
編為一集而名曰心菴世

稿命漢雋序之漢雋竊惟
集之所為傳有以人者有
以文詞者公蓋兼之矣不
異後凡為公諸子諸孫又
皆能詩其竄著者仲子鳳

麓公以詩得大名別有集
行世若蠹齋公之雅實自
有公之清實皆足以聯武
於鳳麓助輝於原集則是
集也雖謂之不寡寡可也

雖狀聲律之高慕組之美
世或有與公相甲人者矣
至若公所得淵翁八字之
評又豈人人哉世隘矣安
得起公於九原而執其鞭

也噫是為序杞溪俞漢集

Table with multiple empty columns and rows, likely a placeholder for text or a decorative border.

拏庵遺稿目錄上

詩

上企老臺

金化池館次韻

圃陰故第有感謹用夢窩韻仍上三淵

呈三淵

止止齋新晴

蜂嶺路中

慕華館閱武感懷 四首

遠心庵與玄元子對話

丙申閏三月初吉與趙士昂士輝共上北麓得

阿字 二首

十九夜遠心庵與士昂酬唱得四篇

杏湖月夜與尊甫子元李士安泛舟稼齋石浦

在觀瀾亭使聖起吹洞簫中流呼韻

清潭用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分韻共賦 二首

陪家親行蠶島 二首

古亭

泮中僑舍對雨

呈庭闈

侍坐

霖雨

茅島伏次家君贈別韻

因吳明仲金城赴任行發向金剛共登慶陽樓

西風

玉江途中

晨起

書示履晉仍懷杞園

上三淵

將陪家君入洞陰仍要三淵先生曉起雨作興

到篇就

入洞陰谷口

直谷逢宜春使君

早起

烏嶺

謁豐山驛谷先墓

書

上三淵先生書 五

與元雲瑞

與履晉

序

送太冲氏之任狼川序

影堂西大松自倒詩序

茅島禁松契序

礪溪尊道齋興學社序

記

雪嶽水簾洞記

寶蓋日錄

侍家君遊洞陰記

祭文

祭殷栗公文

祭圃陰先生文

祭參奉兄文

祭宋參奉文

摯庵遺稿上

詩

上企老臺 丙戌

山齋展清矚春氣生林木企老有遺居長松覆溪谷
攜酒薄言游且與主人酌古澗冰泉鳴兩崖苔蘚綠
高臺勢迢忽四望悅心目蒼然霽色來華山起西北
大道車馬歇萬戶炊烟白詠歸下山逕和氣拂春服
金化池館次韻

郡舍依松靜峽深民訟稀蒼山暈海旭虛牖上池輝
點點沙禽度團團榭葉飛小亭秋酒白客意澹忘歸

圃陰故第有感謹用夢窩韻仍上三淵 癸巳

圃陰門外淚闌干歸對遺經燭影殘奧義永違牀下
叩德容唯待夢中看梅繁楓澗驚春暖草宿楊山近
食寒遙憶百淵孤卧處雲梯明月幾回團 圃陰有今日雲眷兄

一笑百淵秋日
我同看之句

呈三淵

病後神清坐不眠懷山一念轉悠然鯢淵雨瀉千尋
瀑鳳頂春生萬里天世亂誰能先入峽家貧莫若早
歸田庵成滅影先生卧滿地白雲鳴石泉

止止齋新晴

新齋借榻夕晴月送微涼零露翻高樹流雲過短牆
境清自忘累興到可無觴滿架羣書在相期每此堂

蜂嶺路中

峽路驅我馬左右草樹淡蒙翳欲生愁遠望但疊岑
清暉游鯀魚幽田集山禽草屋際老樹斲花明秋陰
主翁能巾履倚門望長林生涯劇澹泊使我生隱心
慕華館閱武感懷

曉雨濛濛秋蕪綠轆門雙旗高百尺元戎試藝賞罰
明壯士賭能死生輕此事不可作戲翫昇平百年古
亦罕

其二

大道如砥白沙平快馬突出四蹄輕人在馬上忽起
立左翻右翻觀者驚有時藏身金鎧裏天下亦應小
此技

其三

秋天寥泚散宿霧將壇平臨萬家樹偃月雙劍次第
試騎菊柳葉才絕類高麗武藝精如此無怪唐皇落
眸子

其四

銀鎧鐵甲好身手出馬壇前立左右倏去倏來紛離

合金鎗生火風埃黑書生見此壯膽激便欲攜軍渡
鴨綠

遠心庵與玄元子

族兄明行號

對話

勿怪兄鬢白我髮欲蒼然相對西山下楓菊繞詩筵
鳴鴈天際來啾啾過樽前茅島曷日歸海門渺釣船
丙申閏三月初吉與趙士昂

明斗

士輝

明翼

共

上北麓得阿字

有酒吾當飲無酒吾當歌白日已西頽諸客顏欲醜
何以永今夕攜手上北阿

其二

心齋世稿
風波何時已相公卧東坡老成不可侮國事日蹉跎
強寇伺釁久太息可奈何

其三

切磋亦有友對門白山阿終季無俗事抱經日相過
苟見大道真夕死復何嗟

十九夜遠心庵與士昂酬唱得四篇

山中有薄田夜雨木綿生五月鳴蜩時花開小庵明
秋來摘其實累累如雪潑收之掩一身瘴風不足驚
淡居且讀書真味我襟盈

其二

朝盥常有處石函水自明不媿照我顏夜枕魂夢清
身閑忘世事心靜愛鳥聲朝夕俛仰間可以養性情
追游有數子俱能薄浮榮

其三

珍重夢窩翁遺我靖節詩靖節我所慕再拜爲一披
南山與北窓人人皆有之先生獨有樂卓絕此襟期
千載讀其詩其人可不知

其四

山中日正午清風生竹林微吟徑窈窕四望但雲岑
悠然坐苔石看書古栢陰好鳥屢近人白雲時遠臨

家事亦何有吾已忘吾心

杏湖月夜與尊甫

樽巢公信謙

子元

族弟春行

李士安

器之

泛舟稼齋石浦在觀瀾亭使聖起

吹洞簫中流呼韻

短琴橫笛置高亭船在中流載月星雲氣冥濛遙嶼

白松陰錯落半江清冠童乘興輕淡浪耆老多情步

近汀楮島賦詩存舊令依然坐對濁醪瓶

清潭用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分韻共賦

雨餘春山潤氤氳自生光我來值茲辰石面瀑流長

沉吟坐不起遠嶠明夕陽

其二

山水有何樂充然使心悅我亦不自知但覺襟懷潔
坐石消永夕四顧塵氛絕

其三

春林花氣暖巖頭來翠鳥坐久山景長崖谷轉窈窕
童僕思夕供摘蔬在林表

陪家親行囊島

清江豁百里赤日下長空高歌望楮島泛泛一孤蓬

其二

繫舟雙島下據石弄滄波長林青不盡東北夏雲多

古亭

幽欄盡日倚松籟滿清聽雨色沼含白春光人踏青
雲遲停遠岫泉駛繞虛榭歸老應江海可憐此古亭

泮中僑舍對雨

悄悄坐終夕庭闈白雨邊空廚半生茵頽砌自鳴泉
却恐晨昏阻誰將甘旨傳忽思前夜侍對月講先天

呈庭闈

破屋經旬雨氣如中酒昏窺牆雲在岫穿箔月臨軒
庭樹露猶滴圃花風自翻楓溪好水石長日銷空園

侍坐

入門方欣欣好雨亦霏霏久違自多語畱宿遂不歸
屋上宮柳出庭前山鳥飛侍枕固常事此樂近來稀
西澗幾日歸草樹翳巖扉

霖雨

霖雨僑居陋羈愁與草生賒薪高市價乞米見入情
庭濕鳥難下竈沉蛙自鳴生涯還一晒岸幘竹陰清

茅島伏次家君贈別韻

空庭倚杖立潮閣接柴荆歷歷巖松影寥寥浦鳥聲
愁中歲月滿事外海山晴城闕音書靜難為陟岵情

因吳明仲

晉周

金城赴任行發向金剛共登慶

陽樓巳亥

峽深居民少蕭條不成縣薄暮上高樓倚檻展遐眎
白烟平如水初月泛一片相對淡無言塵慮一以遣

西風

昨日今日皆西風東船得意西船愁危灘惡石過晏
然長年但睡枕樓頭德巖居士多逸氣幅巾鶴氅坐
我舟幽蘭老叟好襟期百篇新汁吟不休有時行廚
告飯熟山芥訥魚味更絕梨浦落花逐風亂尺灘晚
濤衝岸聒江湖載酒盡意歡向來得失何足歎可憐
紫陌鳴珂者夢魂何曾到此間幽蘭閣進士私抱屈
公車故以此為慰

玉江途中

徑側紆蒼石崖高俯碧潯晴沙龜曝背芳樹鳥交音
岸岸飛花晚村村細柳淡丹丘何處在日覺潛塵心

晨起庚子

晨起倚幽欄定水明三池空庭綠苔合松壇露氣滋
沉憂有時歇自覺襟情怡黃鳥流好音紅亭放朝暉
漸覺羣物動吾亦啓山扉

書示履晉仍懷杞園

貧善魚公有願號

萬木花飛盡綠陰卧處深翬鳴度牆角魚躍在池心
有子堪論史無朋且廢吟晚來雲氣黑急雨自東林

上三淵

病卧幽齋風日晴枕邊簷溜不停聲殘雲遠壑高低
過返照虛窓一半明未老恐慙求道志方春擬作訪
師行華陰消息書纔到寒盡淡山杖屨輕

將陪家君入洞陰仍要三淵先生曉起雨作興

到篇就 辛丑

曉枕聞風聲開戶雨蒼然園草一時生處處鳴新泉
遙思白雲瀑奔流百丈懸雷聲震崖壑洞天暗雲烟
杖屨能踰嶺風珮結奇緣

入洞陰谷口

驅馬暮不息峽淡入烟稀四野蒼嵐合微月照行衣
聖世方太平求田亦奚為一縣榮已侈投簪於分宜
歸哉白雲曲抱經守巖扉

直谷逢宜春使君 族叔時佐

忽漫逢吾叔秋風息蓋輕差池作鴻燕容易合蓬萍
鞍馬朝暉淨衣裳露氣清相隨向何許嶺外萬峯青

早起

岸幘清晨興八峯望儼然出籬沙勝雪臨岸水生烟
境迴微霜際山明旭日前却思營小屋漁釣送餘年

烏嶺

天險限南北參雲嶺幾重當關一夫足伏甲萬兵容
絕壁愁飛狄玄潭卧老龍回思壬辰事慷慨涕霑曾

謁豐山驛谷先墓

今知我無恨祇謁此先塋怵惕初生敬慈良復有情
淒淒白露濕鬱鬱萬松平話舊宗人在孱孫涕易橫
書

上三淵先生書

甲申

純行九月來到京師下馬則問先生起居御者入東
峽已有日矣愕然且悵無任下誠然而處乎東村與
祀園而講學入乎北洞拜圃陰而質疑此亦半生所

未得之機會而疾病沉痾奄踰數朔開卷之日絕少
檢束之功全廢如此而可望一步之進益乎且其朝
夕之間紛紛擾擾與耳目相接者無非俗所樂而吾
輩所不樂者也然而日與之聞且見焉得不隨俗而
化之乎每想先生超然遠引處乎溪山木石之間與
世俗相忘未嘗不擊節而歎曰噫安樂翁百原整襟
吾先生今得之矣環雪嶽三十里其瑰瑋絕特可驚
可怪豁曾次而去鄙吝者不可以十百數也今先生
已得之於朝夕尋常之際出而杖屨逍遙仰而見峯
巒之雄傑俯而聽澗瀑之奇壯韓文公所謂坐茂樹

心齋世稿
而終日濯清泉而自潔者有不足道八則閉門讀書
激昂千古以求聖賢精微之蘊沉浸醲郁日新上達
必有人不能窺者矣恨不能搵衣登席得聞警效之
德音也且孫竊有所寤寐不忘者純行所以不朽亾
親者蓋在乎先生一言之賜而曾所泣血而仰請者
尚未蒙快諾使之待山居日長學殖差博嗚呼先生
以半世積累之功今又遯世長往益專其業益崇其
德則當世有德有文者捨先生其誰而又何他日之
待也惟先生毋執謙挹更加三思速副至願千萬泣
祝之至前書已陳危悰而臨紙觸發又復疊牀伏惟

下諒焉

上三淵先生書

丙戌

純行竊以爲不幸生晚不得見古之能文章者而亦
幸而生乎今世見得於農巖及執事兩先生也夫文
章視道學雖輕而人而不能文章猶人而不能人語
人而不能人語其與鳥獸之不能言也何異哉是故
竊嘗用力於古人之文而才識下不足以窺其彷彿
而年歲駸駸今已二十有四矣至此則又未免有日
暮途遠之歎焉昨者獲教誨敢獻所爲文而就正焉
先生不惟不斥乃若有所取者曾所欲徹而未徹者

使之追納非其所堪且媿且懼抑自惟念夫爲文章
司命者必重其毀譽今執事有譽乎純行者不知何
據也夫以純行之空空無似而執事乃有譽焉則入
將曰純行今得譽於先生矣純行必有可取焉徐而
審之則眞空空然一庸夫也夫然則先生之所以譽
純行純行之所以得譽於先生者俱無所據豈非甚
可媿者乎盍亦思實其譽之道乎實之如何必有以
教其道而已矣夫莊氏之奇幻子長之偉潔韓之淡
博柳之簡峭歐之雅馴蘇之縱橫何由而學也谿谷
簡易澤堂九庵農巖執事諸先生之文章亦何由而

窺其彷彿乎惟執事教其道而已矣夫薰炙教訓而
又復肆力渾博宏厚胷中之言日益多而發爲文詞
有可以當先進之許與則人將以先生之譽純行爲
有可據而純行與有榮矣不惟有榮亦卒其生今世
之幸焉伏惟先生惟此之圖焉曾所未徹之書謹此
追納

上三淵先生書 丁亥

伏惟近日清和先生道體冲裕祥吉伏計已稅車山
庄有日山中春夏之交清淑之景與靜觀之趣自相
發每想十二瀑雲錦屏之間萬山如睡百花有香先

生乃於其間整襟而坐未嘗不心憧憧而東馳純行何足道哉獨子有疾阽危者殆二旬傷虎之餘自不得不煎熬柰何柰何仍念人生百年如石火電光而如小子半生以從憂患過半何時無憂患可做工夫乎藥刀捨時便做工夫也然而如周易者有難誦讀於紛擾之中故時時以宋史遮眼稍有功課儼屋傍邊有一空舍頗幽靜日借其軒俛首看史掩卷則默揣天運否泰王道消長己又散步高閣縱目遠觀花柳之盛衰風雲之舒卷若有契乎余心蓋一理貫乎其中統而言之即是一易也俯仰領會有若此身亦

與天地之化同流實爲難言之趣誠能擴充是心則點也堯舜氣像亦可窺矣然而此亦出於一時揣摩想像耳初非真知的見實有於胷中則其苦楚之來在不旋踵矣曷足道哉嗚呼純行初年發願誠不甚草草而及至今日便是流俗中人物安在其發願不草草也竊欲自今洗心立脚以贖前愆而平生尤昧史記爲學而不知古今治亂之迹亦何能盡天下之變哉明君庸主之治所以得失存亡賢臣小人事君所以異同與夫法制之所以因革治術之所以純駁一一講究如指諸掌焉散而見其人物治體善惡臧

心齋世稿
否統而見其天運一治一亂所以不容己者則此乃
爲格致之大而其於讀易所以助矣惟是聰明不如
人隨看隨忘且無論難之人看史貴論難而至於法
制尤綜錯眩亂不得其要領要之謝絕人事抱書而
從先生游始可辦此工夫而既上有父母下有妻子
則謝絕人事固未易遽言然則將若之何哉相彼蓬
中之麻不扶而自直純行生乎先生之門蓬中之麻
也其不扶自直之道惟在於先生先生將何以教我

上三淵先生書

不無往來優而因循曾未一候每念之深用悚歎即

伏見抵阿咸書有語及孫邊慰感之餘尤訟不敏况
承山居清爽翫道有味豈勝欽仰孫近來或城或郊
大率與阿咸叔不相離而困暑不能讀以其不能讀
不得新意味相對只覺悶悶耳疑晦卒不能悉舉舉
其最大者則鬼神也程子曰妙用謂之神功用謂之
鬼神夫鬼神果何物也今指陰曰鬼陽曰神是非鬼
神也必指能陰能陽而曰鬼神然後可矣然而能陰
能陽非妙用耶低看鬼神則滯乎物高看鬼神則犯
乎神物與神之間有何安頓鬼神處耶伏乞下教使
知鬼神真面目如何自數日始看朱書而或慮其未

了中庸遽又看此有違讀書之法也今承下教一倍增氣又自幸作計非妄也孫門運不幸今月七日葛山大父捐世伯仲哀奔喪又未數日族叔時需氏以厲病又不幸是何運也伏想聞之悲痛無以為懷也

上三淵先生書

丁酉

歲盡於今夕悵然如失伏不審此時道體欠和加減若何瞻慕不已曉得夢先生教曰吾將入山而難得講論之人共尋義理至會意處即將以涵養乃為有益若相悅而笑有動蕩底意便損淵妙之趣又曰非但與人講討自家看書若有過喜之心則動而味不淡矣此教似不尋常仍自點檢每當承誨時徒有鼓動之心未得體認之實真所謂口耳也豈不欲惕然自警而每未能持久慙悚而已餘伏祝履新增福

與元雲瑞

純行白元大雅之下純行竊謂學之成未嘗不以友也昔者夫子既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又曰主忠信又曰無友不如己者其言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固己足矣必曰無友不如己者何也蓋微朋友無以責其善而輔其仁也其能重威且固主忠信而不有勝己者輔焉則不足以成其學矣故曰

心廣世稱
學之成未嘗不以友也觀今之學者修身勵行望至
於聖賢之道而鮮或親勝己之友以益補蓋已有過
而不求於人人誰肯告焉如是者其入聖賢之門難
矣純行竊病焉願得交勝己而聞己過也久矣不得
其人焉曩者吾獲見足下於三淵先生之座峭乎其
容若有守也勁乎其言若有立也余心果異之而但
不敢果於貌言知人也己又聞足下隨我先生入于
雪嶽余又服其有志有勇而能自拔於流俗之中也
自語曰斯人也豈所謂其人歟然猶不敢自信及拜
先生而問焉先生疊疊稱足下不已余於是乎釋然

知足下果良士也翻然喜其人不在于遠也純行性
質庸懦志不固而行不篤蓋有病乎不專也不專則
無以自守而能立欲觀足下峭乎勁乎者而鍼砭余
之所不足也茲忘僭越奉咫尺之書以托交焉惟足
下念學之成未嘗不以友也矜察純行交勝己聞己
過之意不以庸陋而棄之純行亦有以報足下不敢
虛也不敢忘也

與履晉 乙未

汝隨我來旬有日讀信陵君傳看史略九十張古風
五首此非劇作而汝又病矣疾病之來聖賢之所不

免亦復奈何然可休而讀可讀而休俱非道也病可
讀矣而休則怠也非父母之志也病可休矣而讀則
過也貽父母之憂矣今有一道汝其聽之汝還家侍
祖父主讀信陵傳未及讀者四日書訖又從頭而讀
分六日而讀讀不必多只日讀三十番訖又將是傳
分四日讀使文意脈絡瞭然于心目然後又將荆軻
傳如是讀又將范睢傳如是讀則必知文章之妙矣
又日看史略三十行間三日作古風而必出所讀書
中題作之日習字二十字一畫一點必令方正母使
歛仄此外日用間言動舉止一聽祖父主下教也一

日內讀三十番看三十行習二十字而已其外則優
游自在母跳梁母追逐居一室養神氣則病可已矣
學可進矣此所謂一舉而兩得也可副父母志也可
無父母憂也記昔余年如汝從祖父主於 靖陵祖
父主所教甚勤且勞以余之不能受成此伎倆汝今
從余於此余之教汝雖不能如祖父主教我而汝若
受之則未必不勝於我矣俗語曰養子方知父母心
余今竊有感於此矣嗟嗟吾子敬受此言

序

送太冲氏

族叔養謙

之任狼川序

甲午

心庵世稿
吾宗叔雪嶽先生之胤子太冲氏得狼川縣謂余曰
幸哉吾之得狼也將以優養吾親也狼距雪嶽僅二
百里幸哉吾之得狼也既已又謂曰幸旣然矣憂亦
有甚焉者顧吾才踈其何以治狼狼苟不治將何顏
乎吾親唯吾子之贈吾言而紓吾憂也余率爾對曰
諾退而惟之吾子之長在乎簡簡之弊不恭不恭則
不肯下人也吾將以不恭警吾子則必亨氏先言之
矣養親之道莫貴乎養志而先生之志在乎狼民之
安不在乎口體之享也吾將以養志勉吾子則尊甫
氏先言之矣於斯二說者吾旣後焉吾何說之贈雖

然贈人以言者當理爲難而聽人之言者受用爲貴
今二子者說旣當理矣顧吾子受用何如耳苟吾子
所以受用二子當理之說者專篤真切裨益弘多則
吾何恨乎其言之不由乎吾口哉夫然則吾所以贈
吾子者祇當以受用二子者說申勉之而已矣又何
說之贈抑二子之說雖若二致其歸則一耳尊甫之
言體也必享之言用也先生之志在乎狼民之安狼
民之安在乎吾子之恭吾子恭則狼民即安狼民安
則先生即悅矣夫其立體乎內者惟先生之悅志是
務焉則所以施用乎外者必能恭而安民矣其施用

乎外者惟恭而安民是事焉則所以立體乎內者可
得以充矣是其用工收效歸乎一而已矣不亦善哉
吾子其母曰是有二焉

影堂西大松自倒詩序

楓溪即余五代祖考文忠公仙源先生別業也披雲
臺之東洗心池之西有大壇號以松月壇蓋亦有松
焉體磅礴可數十圍屈曲蜿蜒而上高可三四十丈
偃蹇繁茂望之若青幢翠蓋然月出益扶踈可愛先
生之取號以此也先生手撫盤桓百季于茲而卒之
大節軒天地而爭日月則立祠于茲壇奉其遺像固

其所也人之欲瞻拜先生遺像者入門先見是松肅
然起敬有若見先生歲寒之姿也人猶如此況其子
孫乎喪亂以來花石舊物散失殆盡獨是松能免於
樵夫之斧斤蟲蠹之所食國都諸山濯濯而獨不及
於楓溪一壑吁亦異也余昨年重修楓溪舊居丹雘
古亭增治池臺乃次第事而適大厲奔迸棲遑未能
也戊戌五月二十七日日朗風恬是松無故自倒塵
碎古亭棟樑皆飛余聞之驚越傷痛殆不能定也嗚
呼京城士大夫孰不愛楓溪之勝而愛楓溪者必坐
是亭而仰是松焉雖子孫亦以是誇耀於世誰謂一

心齋世稿
朝焉失之乎孔明廟前之栢未聞孔明之愛賞而特
以在其廟後人扶養不使之翦伐則曾以子孫之愛
惜反不及於後人乎反覆思惟不得厥由豈物之興
廢自有其時氣數之所迫莫之然而然耶抑其世衰
教弛正道榛蕪一世駸駸然入於長夜故先生乃以
是驚動之俾有以惜名節而勵廉恥自子孫始耶嗟
我宗人盍亦相警相勸思所以自修消災之道乎古
人有言曰江山易得喬木難得彼古亭者尚可復置
一如昔日之爲而惟此老樹雖欲以萬牛之力致之
壇側何可得也重可痛惜也已詩曰

穆穆我祖身在廟堂志則山林經始溪莊有亭有壇
於焉相羊花石千種挺然是松靈壽其雲蕭爽其風
其性也貞凌厲秋冬嚴霜積雪不凋不挫逍遙其側
誰歟愛者氣味既合風韻斯托委蛇退食俯仰自樂
大明運訖我先受鋒失險倉卒處義從容魂飛烈焰
形歸繪素故茲揭虔于松之右蒼然偃蓋護此遺像
三池淙冷古亭寥朗洋乎如在孰不是仰矧伊雲玄
敢忽培養云胡一曙不風而折虎倒龍顛山嶽欲裂
壓此古亭摧剝棟樑併是舊物忍以相傷急於蜚廉
殆似鬱攸僕夫長號兒童亦愁昧昧思之莫究厥由

匪祿自天職余之故愚蒙不肖莫繩其武惟災與禍
咸其自取方當盛夏草木皆豐彼誠何罪不于余躬
矧茲名亭創自吾祖今也永頽仰止靡所撫跡徊徨
怛焉內疚欲質先祖重扃幽默欲稽我龜玄理難測
靜念悔詆願且自新庶勗茂操歲暮罔愆凡我同人
尚亦勉旃

茅島禁松契序

茅島即吾曾王考別墅也家君兄弟生長於斯讀書
課農以至成立于時有立門者蔡君文揆士化也非
特受業最久吉凶歌哭無不與焉論其親密實無異

於骨肉也歲己亥余來過是島尋別墅遺基廢礎頽
垣荆榛滿目余問松巖能無恙士化引余去坐巖上
說徃時事歷歷嗚呼惟我曾王考營是屋未幾疾疢
王考割股進血曾王考賴而甦王考以是棄世時伯
父五歲家君在腹祖妣獨守荒屋撫育教督文學驟
進甲子之歲家君兄弟決大小科歸而榮親鄉里至
今傳之以爲美談余之生也後未及覩者因士化而
聞焉既聞其所不聞則益知是島之不可棄也棟宇
雖廢島之左右松樹蔚然舊者作蛟龍形新者直干
雲霄島下潮水之進退也蒼翠靈籟與之暎發焉凡

人之卜築先慮喬木之難得者以人壽短而樹之長
遲也况此松皆我祖先父兄所種者乎此島不可棄
則此松其可棄乎此禁松契之所以作也必與士化
同之者以士化知此意也吾聞禮不忘其本此地非
我之本歟吾之一行作吏非久計早晚投紱必誅茅
於此以送老焉士化之作淵明之柴桑不亦可乎惟
士化禁斧斤於是松以待吾歸也遂招鄉中父老立
約条行講信而序其所以結契之意識諸券首云己
亥復月日安東金純行書

礪溪尊道齋興學社序

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周子曰師道
立則善人多而朝廷正蓋發慮憲求善良就賢體遠
皆不足以動衆化民而必也家塾黨庠術序國學教
之有道化之有漸然後近者說遠者懷於是乎民遷
善而俗自易矣夫以師道之立而至於朝廷正其言
雖若迂矣考其理則必然之勢也吾年自十七抱奇
疾謝絕世事閉門讀書亦嘗揣摩於中曰士生今世
雖不得大行受人牧者有能任以古道行之以誠則
豈無可爲乎庚子冬余邂逅作吏于俗離之下則喟
然歎曰吾其試乎祇謁 聖廟輒折簡于宋徵君康

心廣世稱
錫徵君薦二士曰安君大夔景召李君莢瑞伯也二友皆力學求道足以爲人師余與之熟商九面出訓師而水東西出都訓師翌年辛丑正月之望始講于校宮越四月望考業于衆賢冠者挾大學童子奉小學升筵進退禮貌孔秩執經難疑識解漸明不無教學相長之益矣今余以事將投紱則又慨然歎曰是命也是道之難行也雖然業已始矣不可已矣於是乎取安景召書齋名以尊道結與學社捐月廩爲春秋講業資而又別爲條目如左諸君子必能遵而勿失永久不廢也嗚呼學問之道有兩端存心致知是

己孔子之所以教三千子之所以學不過乎由此兩端而已自孟子歿荀楊王韓各自爲說擇焉不精而吾道幾乎泯矣至宋而濂洛眞儒蔚興及吾朱夫子出則大闡斯學繼孔子已絕之統而其所以爲學亦不過乎由此兩端而已然而朱子之世爲學者已不能無弊偏於致知者支離散漫昧乎大道之源專於存心者遺忽簡略流於異端之僞朱子固已憂之而屢發於知舊之書矣自是以後陸氏之學信從者衆至於陽明則流波浩浩矣間有學朱子者率多溺於章句去道益遠有若游騎之離大軍而忘返若是乎

心廣世和
學之難正而道之難明也夫存心致知如鳥兩翼如車兩輪闕一則不可飛且行也苟能尊其德性勿忘勿助而有以打成一片則心無不存而極乎道體之大也即物窮理不得不措至於豁然貫通則知無不明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兼備然後可以凝大道而達天德矣朱子所以爲朱子則正在於此而吾不能無望於諸君子者也昔明道於扶溝興學而有未究之歎曰百里之狹道之興喪係焉今純行之興學安敢妄擬於明道而若其未究而廢則同矣雖然諸君子果能躋此堂而顧其名交相切磋敬義挾持日

進上達以之而爲明體適用之儒則道之興也有日而純行亦與有榮矣苟使一縣之內儒教大明則鄰邑必取爲師法而其化漸於國矣善人多而朝廷正不其然乎此余所以眷眷結社之意而諸君子所以一心樂趨勉焉不怠者也且余自此無意於斯世矣早晚欲縛屋於玉華臺上以終老焉玉華之距磻溪不三舍而近若於春秋暇日掛書牛角而來忝跡席末講其所謂尊道之義則豈非一段佳事
崇禎甲申后歲辛丑徂暑安東金純行書

記

雪嶽水簾洞記

直碧雲溪之東南有水簾洞其源爲十二瀑其上乃鳳頂寺也余從先生到碧雲精舍留纔數日族叔時鼎氏自麟蹄縣循追到將掖山中奇勝欲與之偕時霜氣凜烈又連日大風余素病固不可出先生亦以雨雪爲慮時鼎叔意獨急遂先往于五歲寺翌朝風止日朗先生以竹杖芒屨將出余病未從矣意甚悵然先生顧謂曰汝且從余數里也雲錦屏高明峯亦可一賞余於是悅而從之穿林涉川而東者幾三四里先生拄杖松阿指溪北翠巖之環匝者曰雲錦屏

屏下綠潭演漾陰映以翠栢蒼杉清幽絕可愛又行數百步洞甚闊溪水回抱土地案衍隱遯者誠可家也先生指點謂曰高明峯見矣余舉目視之西南石峯連聯而出如削芙蓉銀玉粲然真奇觀也時日氣甚和余興發氣蘇何可遽止遂請前進迤從澗東而行左右穹林參天流水激激有聲層巒疊嶂往往出于林抄屢止澗曲得澄潭盤石者不可勝記如是數里始抵所謂俞泓窟忽見一幅巾者立於巖側乃時鼎叔也蓋自五歲觀閉門崑轉至于此也盛言五歲閉門之勝又云五歲東望鳳頂雪皓然不可登於是

吾二人從先生向十二瀑過槽淵危棧側磴着足甚艱山益峻洞益深仰見數峯撐空呀然成一石門仙凡所隔不覺神骨冷然稍轉而入得盤石可坐百餘人水行其上流若織文左右跳越無非丹壑綠潭最後得三層水簾上下澄映灑落無比奇峯峭壁環擁若神西北天豁高明峯出焉超然遠覽優覺昭曠與幽窈備有妙致同行者相顧怡然若有所得咸以爲泉石之美斯爲造極計其上雖有佳處恐無過於此者日力且窮矣於是命從者折松煮飯一縷炊烟與壑雲徘徊相與倘祥于潭瀑之間一洞寥閔虛閑松

聲窅然有太古氣像日晚下山風氣益恬相顧而樂之題名石上回至雲錦屏嘯詠至暮滿意而歸夫泓崢玄對之樂得與同人共之固爲希有願余病者邂逅參陪乎其間尤豈非奇幸哉是不可以無志戊子九月晦日辛未記

寶蓋日錄

丁酉正月十二日丁卯余陪家君訪寶蓋山靈隱庵先生先一日已到庵中矣俞友子恭肅基亦在閔士長亨洙鄭元猷彥煥遇於山外一時來集山旣深邃庵亦寬敞所集皆同志令人樂意不淺

戊辰家君觀南庵守道余陪焉歸路入溪源寺寺中有尹樟者脩養人也曾出身屢經州邑而見之甚澹泊問其工夫本有滯症只靜處則少間故來棲于此云

是日受啓蒙自序至其數與位三同而二異子恭亦同之此友聞名久矣見之果識解通敏心地公平年方二十二前頭進益有不可量而即今所得已非凡儒所及此友歸師門誠非少幸但少沉着意未知來頭矯革果作如何也夕間先生儼立庭中諸子列侍霽月在嶺意思閑曠幽靜十四日家親返衙拜辭於

沙門外心甚不樂今年親年六十故也然而講學亦大事果能十分勉力歸後不作依舊人物則區區離側亦何計也此尤當惕念處也是日了本圖書十五日受原卦畫第一篇子恭精神有餘濟以識解文義糾結處不勞而解非如我輩所及所謂年雖少可師長者也

十六日受伏羲八卦

十七日受文王八卦先生作後天卦小說示諸生余之來此已六日其間工夫緊慢心地操亾如何工夫終有貪多之病已過者不能熟復每欲將來更讀只

此念大害事心地則稍自收勑外面故不至於全然放棄竊思之雖正衣冠之類昨日所爲之事今日亦爲之不使間斷則此亦積累之功耳言笑亦然當笑謔之事一番訥之則內復專靜言亦臨發時先自思度使不快放每存餘思久則自成節度矣
一言一念痛戒務外

師生之間若隨疑隨質則是乃問學也如或有一毫俯仰將順之意是不過阿容取名
雖可非之人承師之言非之過分可是之人承師之言是之過分皆承順阿容也

衣冠不飭則全然放倒稍加脩斂則輒生觀美人目之意十八日不受學是日日氣稍和林木藹然有春意正是帝出乎震之時也

靜坐久則意專意專則業修業非但讀書如整衣冠尊瞻視之類皆業也

余之病專在妄動

當思吾一心中所欲如食色科宦之類分數如何平生所係着成窠窟者拈出之一番猛滌痛祛撞破無餘則其餘自當易去

當今之世無論事之是非不干涉於時論乃第一道

心齋世稿
理余之爲頭於泮疏便是失身一番出脚之後自然
交遊廣而議論來仍成一偏論人不但有違於初志
其於言與默容之節大有所失

楊泣岐墨泣絲何也宜思

雖至細至小之事已可知人不可知者一番行之則
輒成一窠子其後遇此等事又如是則其窠益固久
則有難破去是故明者必猛着力於初

十九日受牒著法

作書札之際有速收殺之心故精神慌忙筆畫胡難
其意蓋急於看書而不知卽此是工夫天理隨處充

滿作書時放倒雖似小事此傻不充滿處後雖讀書
極正當作書時所失之理已無柰何可不戒哉

雖小事若係一毫自欺欺人之事大驚動猛滌去有
若一缺之傻是失節者然

二十日山中日氣甚和林木氤氳余諸生步訪西庵
危磴曲折極有幽趣庵則無他可觀歸至磴上先生
出坐西軒古木隱映之間望之甚儼然

是日卒業夜枕先生論人自欺之病極痛切令人悚
心

牒著占今年身數得節之臨節九五曰甘節吉往有

尚先生仍令自號甘節

二十一日不受學檢束頗懈言笑漸放極瞿然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此是操心要法

日月有限義理無窮令人慨然太息

二十二日溫理本圖書

光風霽月消息本不遠遇欺人之事力過不行則心便無媿無媿即是光風霽月階梯

力過不行之後其心若曰不必如此則即是自欺處必去此自欺之心然後可見光風霽月氣像

一笑一語皆收勅無違乎理使此心無悔恨底意然

後可以論仰不媿俯不怍矣

二十三日先生移宿草庵余諸生獨留自然戲笑時多可警

二十四日夜諸人圍坐論人是非枕上心不樂

二十五日余與士長進庵到籬外先生方授子安大學余與士長立籬外春山空闊林木森踈籬內先生講說津津士長氣質近粹文義精詳習次亦不甚窄但有欲爲可人之意終無大段向道之志其意亦在於不欲標榜而一向如此不立其志亦恐止乎可人已矣

心齋世和
得親衙書兩親無恙稚兒病蘇夕間心甚快樂似出
乎天理之正而旋思之既得之後快樂過分未得之
前憂鬱過分可知快樂憂鬱恐皆不得其正者也
二十六日講論多則少涵蓄涵蓄久則反生思慮
二十七日糧乏關心此等少事亦如此可慨
二十八日遇小饌不覺過飽大違甘節之意
二十九日雨作獨宿草庵意甚專精頗見思慮路徑
三十日春則夢煩者以萬物發動之故也
伏羲八卦看來甚有樂意且念天地萬物皆具於此
則人之欲窮天地萬物者舍此奚以哉

念余平生多可媿之事雖行一好事心則曰未必如
此此乃自欺而初作自欺輒有欺人之事如書札中
退書年月事雖小大害心術

聞人之過則悅之其故何也宜思

結屋於溪山寂寞之中入則吟哦經傳出則漱弄泉
石以終吾生足矣

或省舊愆多在泮中

學古兄吾之益友也拔余於泥塗之中

永平書堂橫在肚裏此極妄耳每念如此鋪置吾學
必長進學之長進豈在於書堂之排鋪哉

在家則在家加工在寺則在寺加工獨坐則獨坐加工對人則對人加工如此可望其長進矣人之愛妻子有甚於愛父母此是天理大壞戾處人不知媿哀哉二月初一日見人面染不潔之物心甚爲悶人洗去甚快樂凡人心若是在外者則物欲私意蔽其間人見之必如此見而爲悶亦如此及其洗去而爲快亦如此惟其在內之故人得以晏然掩藏不以爲媿既有之則見與不見何間焉果能一朝洗滌之猶人面之去染則豈不快哉

心之有私欲人雖不見實則人見之世人皆有私欲雖見而不以爲怪若堂上人見之其爲悶憐豈下於見人面被不潔哉

初二日溫理啓蒙會所講太半生面目如夢中所過以此尤知少讀淡思之爲得也

初三日先生作四言人授一篇而以余之得甘節卦仍作箴戒余讀之令人汗下自今欲痛戒舊習而一邊有不必如此之心此所謂自欺也

爲善則由內及外純如也無一毫不實之念則是所謂仁也若有些不必如此之心則只此種子即他日

爲惡之端嗚呼可不戒哉

初四日夙起辭先生先生方未起曰逢春極有樂意豈近講帝出乎震之故耶

與諸友相別甚依依元猷欲送我於蘿徑之外子恭不從出洞幾二十里忽見路左蒼崖陡起余乃下馬坐其上水縈洄至崖下成潭紺綠可愛日光下照波紋徐來前者進後者繼從容不迫久坐默翫認得薛文清因柳絮悠揚上下覺得造化從容妙之語曾聞攢翠巖在此山洞口豈非此耶

從者於林間得卵使之還安其處

沙門騎馬時心中如有所忘欲還入未果馬上終不怡推究則乃先生所賜甘節箴不入裝也驚悚慙恨無所措躬先生之賜豈有輕視之心今乃如此者何耶諉之於精神不可諉之於輕視亦不可反覆推究不得厥由豈當初不必如此之心爲之根耶

人有千金之遺我心必十分喜悅豈有忘棄之理耶然則吾於先生之賜喜之終不若千金之得若是而言則吾之所失尤豈不大段哉

不但此事余於凡事類多如此至於父兄之令亦未免遺忘既大警于心而後輒不免焉何以則能改此

習耶至靈珠庵上書函文既引罪又請箴戒

初五日得先生下復曰只坐太少膽或惜得心路長時忙而然要不出兩端矣

先生至言妙論子恭與元猷記之甚詳余獨記吾心中所記者焉首尾二十日腔子裏可媿可懼可悔可警無不載於此他日見之庶幾知在山之所爲而亦可以考夫歸家後所存蓋亦志也

侍家君遊洞陰記

辛丑二月旬後余以三山宰請由省親侍宿家君於遠心庵家君教曰吾不欲老於塵中汝可爲營一室

於七松乃以三月初四日定行走一力於谷雲告期意杖屨踰馬嶺而有待也前一日大雨作余喜以水石之益可觀也翌朝快晴余陪家君出郭三角秀色雨後頓別憇石郊少話中火兔園欲入豐壤拜良庵行忙未果又行渡大川者三到 光陵洞口後坪村止宿行七十里也丙寅蓐食上馬行四十里到蠡嶺中火逢洞陰居民云三淵先生今日踰嶺抵洞陰聞來驚喜欲狂蠡嶺之東山色頗佳問則懸燈也余於乙未秋負笈谷雲過此于今七年而業退無進令人有箕箒之感也洞陰民卽農巖老僕貴益之婿也知

八廣世和
七松之所在遂令作嚮導焉飯已余先行到禾嶺官人自谷雲至承先生書以疾故未果踰馬嶺峙不覺落莫然念余以遠縣宰能陪家君游此自是異事而又待先生於其間則事太圓而鬼或忌矣今缺所望焉知非幸矣到七松亭下馬盤桓良久家君來臨顧曰古人云主人不在意亦足不須恨也遂胥宇於松左是地曾有七松翠蓋相連今爲野火所燒只餘其三猶偃蹇可愛松下蒼石盤陀數百步澄潭演漾可方舟也北望風佩老樹茅屋烟氣隱隱前對懸燈氣勢闊遠而鷹巖又縮轂其口真所謂寬閑之野寂寞

之濱也家君果置一屋於此而三淵杖屨住風佩書室則以小車往來小子參於兩間則豈非天下至樂也家君次歸去來辭以道其懷夕歸風佩書齋年前余與族叔鳴仲氏營築此室作講業所寄枕一宿甚穩愜日高始興步出溪邊往翫漪臺觀潭影蕩漾石面如龍鱗貴益事農巖忠勤見我行甚喜許幹卜築朝飯騎牛與貴益尋瀑而去西北行數里入澗谷中路甚艱既而至瀑所卧瀑可數十丈逶迤散布如垂素紳極快人目貴益云雨力使然使從者炊飯其下青烟縈回石角亦一趣也俄而家君追臨侍坐瀑東

層巖觀瀑半日從者進飯訖又騎牛出谷歷書室不
入直到七松待燕巖金生蓋解青囊術也日晚不至
故徘徊有間還書室檢詩草向夕金生始至余又同
向七松定家基夜栽谷雲書翌曉專人蓐食而騎馬
以冷節近也中火蠶嶺又行三十餘里西望古木壽
藤蒼然即 光陵洞口也余告家君曰曾聞家君與
三淵先生宿於 光陵寺其寺安在家君曰即此洞
口也蓋往宿焉遂回馬而向行茂林中數里到寺寺
頗宏麗坐於佛廳家君曰余之與三淵來宿居然爲
七年光陰之迅速如此乎仍誦三淵詩曰簷月嶺雲

頻遞影水碓鯨鼓偶齊聲宛然此夕景色也僧云東
寮有士讀書既而有一書生來拜家親前即族弟文
行而三淵先生孫也曰何從到此曰隨 光陵參奉
柳儼來處齋所以寒食齋中擾擾故少避於此余傳
三淵消息與之同宿亦一奇事己巳曉問天色從者
曰夜雨曉晴余起侍飯與文行爲別出寺門雨復作
擁篲行二十里渡大川抵芝村拜良庵弔元亮良庵
出近來 國喪麻布帶所辨書札十餘卷讀其說甚
長不可倉卒究竟讀至半告退行百步分路家君入
城余向栗北松楸小路逢族叔用謙氏入夢窩少話

到粟北省墓庚午過祀八城首尾凡六日而未行雨
既行晴侍家君杖屨於山水勝處追逐雲月題品光
景鹿門棲息又自此決矣此行豈非大可意思耶

祭文

祭殷栗公

族祖盛道

文

維歲次丁亥四月癸未朔二十三日乙巳再從孫純
行謹以酒肴餅餌之奠告訣于近故殷栗縣監金公
之靈曰嗟嗟我公而至然耶世所謂夭壽窮達云者
吾不知其為何說也賢者果壽而達而不肖者果夭
而窮乎夫以公之宜壽而未壽以公之宜達而未達

而又觀乎世則不善者壽而無能者達焉信乎賢者
未必壽而達而不肖者未必夭而窮也我公之居乎
洪鄉也始焉而無一瓦之覆一龍之植以庇而為生
就屋以居生理蕭然親知咸為之慮焉及乎公日課
僮而力田家計始粗足矣既而精舍瀟灑帶以長湖
公卧其間問農視圃釀秫投網有以自樂昔之慮公
之貧者至此而又莫不喜焉余乃疑之于心曰何公
之昔不足而今有餘也已又竊聽于鄉人焉必曰夫
人也清士也雖一毫非其義莫取窮居治產且將二
十餘年而無一事或傷乎廉介也余於是知公所存

之高所守之確窮而不濫爲富而且仁也歲在壬午
公拜齋郎齋郎小官也公則不鄙而亟就仍捨舉業
而不赴人或問公曰以公之才德足以有用於當世
何乃安於小官而不謀進取乎公笑曰吾觀夫位尊
而祿厚者亦不得行其志與其居尊位而不得行其
志孰若居卑位而職責易塞乎余又竊耳之而歎曰
噫公之志善矣夫辭尊居卑君子事也公乃能之公
可謂賢遠於人矣孰謂微官薄祿亦不克終享百里
之命才下而公遽至於斯耶以公敏達之才不得試
於爲政以公愷悌之澤不及被於斯民天之生我公

果何意而賢者之窮一至此極耶嗟呼公之歿也毒
厲是遘招魂旅館含歛無人寡妻孤兒相繼染痛萬
死一生子孑靡依福善之理吾固知其無徵而今於
我公之歿益不勝其呼天而怨鬼也嗚呼小子夙蒙
知遇迺出流輩期待之厚非所堪者聞公之病也嘗
一趨候不見五日遽承凶音恍惚如夢一疑一信戒
于餘慮未即入臨經閱三朔始哭靈帷琅琅之音不
可復聽燁燁之光不可復接失聲長號腸摧無寸即
遠有日旅櫬將發顧余小子縻于病憂未克執紼以
從臨穴以訣俯仰幽明慙負多矣茲具一觴以告余

心齋世和
衷嗚呼公乎其知小子乎其不知小子乎嗚呼哀哉

祭圃陰先生文

維歲次甲午四月壬申朔十六日丁亥族孫純行謹
以清酌庶羞昭告于圃陰先生之靈曰嗚呼余立公
門粵自勝冠密邇函丈壬辰年間先生終日危坐儼
若余侍其側邪私消落虛堂夜間零雨其濛襟期相
照講說從容小子有問公學始終白雲齋居喫惺惺
翁出則斯覺久而存矣然後觀物始有條理小子歛
衽悚然自勅竊矚日用威儀抑抑以何能爾天君守
宅嗟世之儒寄命口耳我獨俛焉默默向裏間拋竹

素往觀山水鯨海蕩泊蓬萊竦峙歷覽之大得其活
潑歸而讀易于彼江閣余來掘衣立雪旬日歸時先
生送于峨岡我行至津眷顧徊翔杳爾杖屨望若在
天我學於公高低亦然庶幾百年鑽仰以趁誰謂梁
摧而在一瞬念余魯質學未知方陶鑄磨淬一委先
生旨者失相孰知余傷惟其在耳操存一訣尊吾所
聞行竭其力以此報公公庶曰諾嗚呼哀哉尚饗

祭參奉兄明行文

維歲次戊戌閏八月丙午朔二十一日丙寅族弟純
行謹以酒果之奠敬祭于族兄玄元子之靈曰嗚呼

心廣世和
有志之士必尚友古人者以其無於今而有於古也
倘或有於今則其喜可知而或生於異族居於遠方
邈然而難合則亦何異乎曠世哉惟我與兄幸生乎
一宗之內相與之密則膠漆也相得之樂則律呂也
而又同事我三淵先生是古今之所難得而吾兄弟
得之也宜乎相近相聚朝夕與處薰陶磨礱有所成
就而今又失之太遽者何也余與兄周旋非不久矣
而至於講道之會則可數其日昨年兄始挈眷而北
寓彼白谷密邇我室於是乎羣居研經可遂至樂而
兄又棄我而逝矣嗚呼豈不慟哉兄之德可謂備矣

宅心正大公明而無私吝之或滯行己端方雅潔而
絕鄙悖之或間服事師友講明斯道而判然乎義理
公私之分以是而事父母則父母曰孝子哉由是而
刑妻孥則妻孥曰君子哉人無賢不肖而一接其辭
氣則又莫不曰仁義人也在家而芳蘭玉樹也在世
而祥麟瑞鳳也兄之賢有如此者而一壞夫天之報
施者又何其蔑蔑也壽劣乎中身官止乎一命而又
無一塊肉以傳其典刑以托其宗祀可謂愛上天之
衆殃而罹生民之至慘也豈氣數之乖舛行善者未
必福而適足以召禍耶抑余之無祿於世鮮合邂逅

心齋世和
相得於昆弟之間則鬼輒見猜奪之速而不少淹耶
何爲其得之難而失之之易也噫我之哭兄所恨者
甚多而甚大者則可數也余見兄在家庭間和順雍
容無一毫違忤之色撫同氣至情惻怛不見其體肥
之有間欲學而未能是恨也雪嶽華陰同我負笈從
容丈席極意揆討於鳶魚活潑之妙者兩心所耿耿
而卒莫能成此恨也酸醎相調弦韋相制我則攻玉
兄則扶蓬同造乎大中至正之域者素所相期而今
焉已矣此亦恨也玉淵桃峽攜手同隱浪迹於漁樵
耕鑿之間講道於幽閒寂寞之濱者經營久矣亦歸

破甕此亦恨也兄實我嚴府之知己矣楓溪華屋庵
閣新成花月詩酒之會非兄則無復有可意人而兄
遽永歸將何以叙親懿之樂事供暮境之歡笑耶此
又一恨也余之所以自恨者既如此而若其恨我兄
則別有在焉兄之美質幾乎朱夫子所謂有精神而
醇者而又得賢師爲之依歸若使專意於求道則庶
幾博約俱到知行並進卓然有立矣惟其疾故喪福
之所剝落終不用一日之力短運奄及齋志以歿尤
豈非大可恨者耶兄若有志所以自恨與恨我者亦
如是而已嗚呼天乎嗚呼天乎何志之勤何緣之短

又何恨之多也 齊陵蕭寺兄乃畢命殘僧守屍親
愛不在正終之節多不如禮此固悲矣而及夫返櫬
乎京則京亦客耳又不知葬兄之所瞻望鰲頭風潮
杳茫竹林蕭森此兄之平生所居則葬兄于此可乎
山東一區晚計斯存生而不居死而歸骨魂游於疊
嶂層崖之間可乎逃矣珍山族父府君之葬也邈乎
洪陽族母淑人之窆也於斯二者葬兄可乎勢有所
難處力有所未及則於是乎占青松之一麓安兄體
魂於族祖之傍神理人情庶或無憾耶然念族父母
墓兆之各在異鄉是兄平生之大憾而人事奄忽至

情莫伸凡我同宗惟當體兄孝思早晚移奉同祔一
岡然後方可以塞後之責而慰長逝者之魂矣此固
區區之所自矢而其成與否亦何必乎惟兄有靈尚
亦鑑余之衷誠而歛余之觴豆也嗚呼哀哉

祭宋參奉康錫文

維歲次辛丑五月辛酉朔初六日丙寅三山宰金純
行謹以酒果之奠敬祭于雲確宋公之靈曰嗚呼士
於賢者在古興想得之我境其喜可量我於先生久
仰高風迨茲南來益激微悰未及造門先詢興學片
言之間意已融合開書發歎戀德采切未克摳衣蓋

八
緣于彼在途折簡講以鄉約緘書欲發訃已到門愕
然驚吁我涕其潛生並一世竟阻拜牀直就徐孺有
媿豫章扶溝講道與誰商確嗟公之亾一縣無祿豈
獨一縣斯文其厄生未承誨歿而酌酌所痛非私庶
鑑我臆嗚呼哀哉尚饗

摯庵遺稿上

摯庵遺稿目錄下

哀辭

李廷信哀辭

臨陂公哀辭

論

陳宮論

題

題辛卯曆

箴

敬和先生所贈甘節箴

大學辨疑

瑣錄

三山興學錄

興學節目

諭諸生文

攀庵遺稿下

哀辭

李廷信哀辭

鴻山李君行年六十七終于家將以日月葬其胤子
命夏索挽語於諸君子以及於余余於命夏故人也
夫以故人而聞故人之喪其親安得不怛然且悲也
凡有所請而又何辭第念余於李君乎聞名則熟矣
曾未得接辭氣而叙慤懃也則其何能隱度其實敷
演爲說以塞李生之望乎雖然余與李生遊久矣始
者李生訪我于楓溪之上及乎家君宰于鴻山也李

心廣世和
生新有能詩聲余又固請而同業焉其後離合無常而合乎則必於京師焉余怪問其由李生曰親命也吾親老於南方日望余之顯于世余庸是遊乎京師余之遊京師乃親命也余乃喟然曰李生父老矣舍朝夕之養而遊乎千里之遠者豈李生志也蓋其父之意以李生在其側爲不樂而以李生在京師爲樂也如李生父者可謂善於教子乎且念鴻山湖之僻邑也其氓愚且悍其間秀出者亦不知文字之爲可貴日以耕鑿爲事間有虐民肥家頡頏作氣勢武斷於鄉曲者矣李君居於其土習於其俗而不此之爲

乃欲其子之顯其身而榮其親也命遊京師焉李君之爲人亦可知矣李生之力於顯榮也宜乎比他人尤甚其有得於有司者而歸爲其父榮也不遠矣孰謂望之之篤而終未見其子之顯也力之之勤而終未能逮榮其父也死者已矣生者宜如何慟也其可悲也已余於是遂取其聞於李生者作爲哀辭以慰長逝者魂而兼以寬未死者之心也云辭曰

嗟呼李君兮才志不常且有佳子兮文譽又光庶子早顯兮其父爲榮奉父之命兮遊學京洛離親遠遊兮非子所欲父在觀志兮子莫敢越子在父側兮其

父不樂子在遠方兮其父則悅孝非甘毳兮在順其
旨子學日進兮父胡不俟死者莫及兮所哀其子推
生知死兮罔或有異益肆其力兮終父之志莫曰無
知兮一理幽明死後顯貴兮無間于生榮及九原兮
魂亦含喜我詞勗生兮不但弔死

臨陂公

再從叔時澤哀辭

王道衰六行廢秦漢間士大夫以敦睦聞蓋鮮至唐
僅有張公藝一人已矣吾宗有翠翁公其庶幾乎公
寬厚長者其中休休有容物量秀眉白哲其面風儀
嶷然少以工詩鳴不屑治舉子業家于湖西水竹間

問其遠近親疎相逢輒欣欣如也疾病患難未嘗不
竭力而救焉親黨咸服公嘗曰同姓百代之親也安
知遠近推是心以往雖九世同居可也公晚而仕爲
吏于嶺南縣仁厚之政浹于民以循良吏名蓋行其
行于家者也公有一子而賢事公甚孝以爲養不以
口體亦嘗割股而已公疾鄉黨稱焉嗚呼長松下豈
無清風哉去年秋家君得桃源縣余告行于公與公
之胤別公甚悵然顧家人具酒食五六宗人惠好而
至設席坐黃花間以次命酒公憑几而觀脣睫間喜
氣津津酒酣歌吟跌宕篇章縱橫繼之以燭公又有

心齋世稿
詩而贖余居無何公得臨陂縣臨陂濱海之鄉也地
卑濕多瘴霧氣澤畔叢竹間往往有鬼嘯公竟病卒
于縣舍得年五十有四嗚呼吾聞蓬萊雪嶽之間多
靈泉異草東海有金銀闕永郎述郎之徒遊焉使公
吏隱於其間學句漏之鍊丹則庶其得壽乎而今獨
不于此而于彼又卒不幸焉何哉噫公之仕爲貧非
其志也臨卒有詩曰哀樂百年齊得喪祇今惟切遂
初心嗚呼公若投紱而歸舊廬與其兄弟宗黨日觴
詠水竹間蓋修其敦倫睦親之義藹然爲一世率則
觀感而興者亦豈無其類哉天又奪之速此尤可惜

觀感而興者亦豈無其類哉天又奪之速此尤可惜
也小子旣慟公之年不佻德又悲吾宗之無祿於其
葬也輒爲哀辭一篇以代相紼之役而略敘其所以
如此云辭曰

嗟嗟我公兮出人姿其心坦坦兮貌頎頎鰲湖滉滉
兮絲竹猗濯纓其間兮世莫知誰與相歡兮親戚宜
崇洽行葦兮和墳簾嗟時之人兮兄弟愬甚則如讎
兮鬪且闕其視我公兮寧不羞公有肖子兮克自修
事親如志兮陋曾元怡怡惋惋兮舞斑斕云胡一夕
兮此樂違逝矣南土兮攀輶歸卜吉新阡兮葬以禮

灑掃故宅兮設靈几圃有種藥兮秋可採陂有畜魚
兮可燔膾誰之爲養兮血淚灑我之不肖兮受知獨
飽公之德兮浹骨肉作此哀詞兮泄余臆以慰長逝
兮勗孝子節哀循禮兮承公志貽公令名兮永芬芳
嗚呼我公兮其無傷

論

陳宮論

豪傑之士不幸生亂世者見天下分崩盜賊四起猛
將強臣割地自王則遂將奮義倡衆馳騫中原以除
殘賊以安生民可乎抑將自擇賢主捐身盡節以建

奇功以立奇名可乎曰兩事俱可也惟視其才力而
處之可也曰今有人智可以奮義除殘而力未能焉
擇主捐身而又未得其人焉終托身於一悍夫以之
死生同焉此可謂何如人也曰可謂義士不可謂智
士也陳公臺之從呂布死是己公臺之爲人強直壯
烈而且其謀焉當漢之衰天下大亂公臺遂有四方
之志嘗從曹操而見曹操循私殺名士遂棄操而歸
布焉夫操奸賊也布悍夫也相去曾不甚遠則寧豈
以布爲可委己之人哉蓋宮之志本不欲受制於人
倭自樹立以爲人豪而顧其才力有所不能故姑托

心廣世和
身於布以觀天下之變而已亦何嘗服事布許以死
生乎及其與布拒操城陷而虜宮自請就刑遂出不
顧者抑獨何心也與人守城同被虜執其徒俱死義
不可獨生也既背奸賊力盡勢窮復見擒焉則義不
可復降也嗚呼陳公之賢其講之精矣雖然宮之從
布蓋出於姑息而初未固君臣之分而又未有知己
之恩焉宮之陳計而布之不用者又數矣宮既言不
聽計不用則可以去矣袁術僭賊也布與之通謀焉
宮之事布即有濟惡之嫌於是焉引義告絕固可也
而宮則不爲終以身死之豈識未到此耶識雖到而

勢未及周耶抑雖去布而無他依歸處耶易曰比之
非人又曰見幾而作吾竊恨陳宮之比之非人而又
恨其不能見幾而作也余故曰如陳宮者可謂義士
不可謂智士也雖然陳宮不負人於窮厄不易節於
威脅死而不欺其心如彼其卓卓微陳宮亦不可以
勸後世爲人臣者矣

題

題辛卯曆

吾年二十九此月臘也更過數十日便是三十歲人
矣已往無及則尚可改圖小學大學論語孟子中庸

心庵世系
詩傳書傳周易禮記春秋綱目續綱目明紀朱子全
書語類等書自三十至四十之間必熟復究玩可以
有得人生四十以後氣血漸衰不可以大用工矣然
而十年之間辨此事若非窮日夜則未可得百原羅
浮不可遽言惟袁宏土室可學袁宏卧土室雖其母
不見面時往窺其戶今若靜守一室一日一省外不
出其戶則可也古人有從師千里十年不歸家者古
人之誠孝豈不及於今人蓋其所大者存也噫君子
之明善復初與忠臣義士恢復舊疆相似漢之武侯
宋之鄂王顧其志何如哉撫書長吁遂書此以自警

箴

敬和先生所贈甘節箴

人之一身動靜云爲自有天則寧任己私從古聖賢
戰兢自持嗟余爲學一何反斯朝悔暮蹈蔽痼難醫
新春稽著以節相貽允矣先生繼垂箴辭我心怵惕
撫躬自悲歛余浮氣攝余馳思靳焉其止方以待危
一言一動念茲在茲然有偷心是爲自欺莫曰幽獨
神明輒知曷不盡力奉此弘規

大學辨疑

平天下章

心廣世和
老老長長恤孤若以上之人老民之老而民興孝長
民之長而民興弟恤民之孤而民不背釋之則於絜
矩之義爲切朱子以老吾老釋之竊所未曉
齊家治國已言上行下興之意而至此不過以政令
施措成就得興起之民則亦可見人心之所同屬此
節不可使一夫之不獲屬下節當因其所同推以度
物因推度屬在同物屬人
各得分願 分願實有大小廣狹而使之各適渠所
當得則優均齊方正矣
朱子所謂七箇人卽上下四方人與我也人立則不

成上下卧則不成四方必人立空中然後方可成七
箇人也如今守令是也

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只
不使以無禮不事以不忠豈可使彼同有是而興起
者優無一夫之不獲哉必軫寒煖飢飽而使得其分
然後方可言此如此等處活看可也廣狹長短可活
看不可死看實則有廣狹長短

知千萬人之心如我之心而以我之心爲千萬人心
然後方可謂如心不可以將千萬人之心以我之心
知其相同爲如心也

心廣世和
物我相侵彼此交病此亦難釋如我嗜酒故勸人飲酒是我侵彼也人聽我言而飲酒以至於奪我所當飲之酒則我怒而責之彼必曰君嘗勸我飲矣此彼侵我也交病亦同如此說方分明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似兼舉用人用財而總言之或問曰好其所好而與之聚之此亦如此而至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釋之曰此又皆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此則南山有臺之詩全屬用人分上或問說似是初年說也問朱子何其必嫌於總言而

偏屬乎此也曰此非朱子意也即曾子之意也既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拂人之性則是將好惡字全屬人不屬財也朱子安得不釋之如此耶然有融通看之之道漢武帝用桑弘羊孔僅之徒故聚財於上矣

貴賤殊勢賢愚異稟 孔子賢而在賤位桀紂愚而在貴位惟堯舜賢而在貴位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帥即以身帥也身教也故民不待號令而自然從之至於言教則必所令同其所好然後民從之反

之則不從矣是故堯舜之所令與堯舜之所好同則
令之而民從之桀紂之所令與桀紂之所好相反故
民不從堯舜有己求人無己非人也桀紂無己求人
有己非人也堯舜之所藏仁也足以恕故能喻人桀
紂之所藏暴也不可以恕故不能喻人如此看方皆
有着落章句差略
推己及人 以己及人一貫之恕也推己及人違道
不遠之恕也而此推己及人當以以己及人看而不
可以推己及人看也蓋此謂治人之恕而非愛人之
恕也

一字之義不明其禍乃至於此一字之義活看可也
實則范忠宣不明字義之害而郵憚善恕己量主字
義不為不明而但苟且為恕耳

之子于歸雖是女子以女子而影發男子 宜字有
分裁言者如事之宜是也此宜字朱子訓曰宜猶善
也則非分裁者也

父子兄弟足法我之父子兄弟足可法則人之父子
兄弟法之也

性情皆理也不可曰性理而情氣也心者統性情者
也心之寂也此理渾然在中謂之性心之感也此理

心廣世和
乘氣流行謂之情故心統性情情是氣也則心亦氣也其可曰氣統氣乎且理者流行於動靜者也今若曰性理而情氣則是理也只在於靜一邊不在於動一邊也哉必曰是理也氣之靜也渾然在中氣之動也乘氣流行然後不失體用之妙矣此與太極者本然之妙動靜者所乘之機一也與愛之理及穀種之說差有間有仁義禮智故有愛恭宜別有種子故有萌芽此則先後之勢也恐不可一串論也然亦有融會貫通之道耳

作心事看存養省察皆屬之於心農巖之意亦如此

金載海以不得其正爲用上病心不在焉爲體上病以爲體上病故當只下存養之功其言尤穿鑿矣心之不誠以其未致其知故必於是乎致知則致知之後未必從事於誠意而又必用力焉心之不正以其未實吾意故於是乎誠意則誠意之後不必從事於正心而又必加工焉正如放舟於長江順流無礙而又必逐灘用篙而加勤焉此與佛學不相似佛學便一放直下

齊家章

辟字舊說比其意亦可竊比似是以我比人也與恕

心廣世裕
字同義蓋此勉人必以己之親愛比人而恕之也與
下節莫知其子之惡了不相關

於所愛易溺於所惡易阻下語處宜着眼

之字不可着力看之其所親愛有所忿悻一也

况於閨門之內恩常掩義一条只論親愛一款以接
莫知其子之惡之節

恕己則昏 范忠宣之言以爲責人則苛責己則寬
此乃恕己則昏也若以責己寬者責人寬則不患不
至聖賢之域矣朱子之言以爲恕己則昏已知有如
此則是恕己時已知其昏而故爲之與本旨說差不

同至籍令以下方爲本旨矣

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 以爲君者言則勢順蓋
在上者行孝於上則在下者視之善事君在上者行
弟於上則在下者視之善事長在上者行慈於上則
在下者視之善使衆也以爲臣者言則差難爲說其
家善事父而立朝善事君其家善事兄而立朝善事
長其家善慈幼而立朝善使衆也如此言雖粗通而
終苟且矣且與章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不通終
當以爲君者言之耳

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 都梁說爲非端是慈之端

即誠也蓋赤子非能言而其母有至誠慈愛之心故
寒而啼則知其寒必煖之飢而啼則知其飢必飽之
此正識其端而推廣之耳此端即慈愛之心推廣即
寒而煖飢則飽之類也推廣只可於慈幼上言之不
可推說到使眾上也或問雖說使眾之道而終歸於
慈幼上耳假曰或問章句終有不合則章句是末年
所修正也

罔小罔大 罔小即無以為小之意罔大即無以大
惡方為不德之意也

通結上文 只曰結上文可也必加通字未知何如

或上文章句曰此文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而此文
曰結上文則或有只結兩節之嫌故耶

兩慎其獨一意也蓋上節言指人所不知己所獨知
之處戒之以毋自欺曰君子必慎其獨至於下節人
之欲掩其惡而卒不可得而戒之又曰君子必慎其
獨其意蓋曰小人之為惡如此者以其最初不能克
去自欺流而至此也故重言而反復之如是言則兩
慎獨豈有二哉其下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云者蓋指
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處而言非指獨處之時而言
也小註諸說皆以獨處時為言恐失本旨而究其所

以誤則誤看章句曰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掩如此之說而然也章句之意蓋循於本旨而推言之也所視所指乃在不可掩處不在幽獨之中也初舉誠意之要言之戒之以必慎獨中舉不能誠意之害而言之以必慎獨舉誠意之效而言之勸之曰必誠意上二節反說而戒之下一節平說而勸之曾子曰一節接上接下

論語知之爲知之不知之爲不知無自欺與此不同子路勇剛之人也凡事於其心未曉然者強謂之曰此足以爲知也自是麤說與此拒之挽之不同

內外昭融表裏澄澈內外與表裏一般看則頗覺無意味外內以心身看之表裏專以心之表裏看之則似有層節

須臾時也纖芥物也

自欺亦無多說話只當體認而凡一事上少用譎自以爲無妨則自然成一樣子他事每如此此不可不念慮也鳴仲氏嘗所戒我者當惕念也

非惟不足以爲善而反有以賊乎其善一事上苟焉有自欺則有害不止於一事應他事自然又循此樣子此非賊乎其善耶

正心章

一有之即一有也之字不必着力看一有初不爲病至不能察然後方爲病矣或問正如此

欲動情勝 問欲與情有異乎曰否不然欲即情豈有異乎但着眼看勝字如心動於喜事只會一向喜去了不知其它此非勝乎

或字人或疑之欲拔去此不然作文之勢亦自如此實則或字當在欲動上

滄溪以爲不得其正已帶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意仰面句固是不得其正之病而回頭句乃爲心不

在之病而皆言於此可乎心不在固出於不得其正而終必分截文義明矣曰或問應之既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滄溪之意似出於此先生亦曰似然而此亦不必侵犯了心不在分限終於不得其正上亦可如此說

金載海曾以不得其正作心馳病心不在焉作心忘病不得其正農巖嘗辨之曰兩節各爲一病則一病當各下一藥而何故心馳病無藥而或問亦當分作兩項論之而却曰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耶敬以直心之不當只以存養看之亦當會省察看

心齋世稿
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朱子以敬直作靜時工夫義方作動時工夫此恐是初年說
滄溪以常存此心即未有致知而不存敬者也勿爲他事所勝即養知莫過於寡欲遇一事且就此事推尋即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也積累之多胷中灑然即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以程子蓋具體而微也但程子曰若一事上察不得且別竊一事而延平必待一事之融釋此所以規模之大不及也
表裏真妄 真裏也妄表也

誠意章

以自快足於己小註或有以效驗言者非也此乃工夫也徇外而爲人非必無狀人始爲之大抵世間自多徇外爲人之事事親奉祭人之最大者爲子者固欲自盡誠敬而一念或有不必要如是之意則其所事所奉雖極豐備皆歸於徇外爲人然則以自欺歸之以徇外爲人有何不可
以審其幾焉終似未了語心上一念發處當審其此爲天理乎人欲乎必也存其天理去其人欲然後可謂極盡工夫不可只審其天理人欲與否而止耳朱子之如此下語必有其意而不可知也

心廣世和
切於己而不遺於物如求之性情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之類也本之行事之實而不廢文字之功如或讀書講道義之類也極其大而不略其小如語其大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之類也但究其精而不忽其粗一條無可分屬者而亦可以意會耳且精粗有二般或有豎說者或有橫說者此則乃橫說者蓋非謂一物即精粗也乃即萬物而不擇精而棄粗者也此之謂橫說也

說經之意入德之方雙舉而兩言之語極周匝曲盡獨着說經之意則入德之方欠闕獨着入德之方則說經之方欠闕必兩言之後方盡

天人物我爲一人我內也天物外也窮天之理則天之理我之理也窮我之理則我之理人之理也此所以合內外也死生晝夜鳥獸魚鱉亦不難知獨求屈伸消長之變則天地山川爲一者頗難言若以郊禋之事言之則屈伸通而消長不通大凡天地山川之氣春夏伸長秋冬屈消如此言則可粗通非以是方爲格物之事亦不謂但務反求諸身而天下之理自然無不誠此二層當着眼看

心廣世和
身親格之亦差迫促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比程子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非急迫乎程子平常說胡氏懸空說去也

志立乎事物之表即周遍之意敬行乎事物之內即精切之意也明道詩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上句包含極大下句思索極細亦此意也

或問格物章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己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泛看之則不容己與不可易似易置而細看則不然於所以然着不可易固當至於所當然着不容己亦極有味先生以爲曾聞學古言曰

渠嘗於急迫際坐其翁坐席其心終惶媿不安至於汗下不得不移於此等處可見其不容己者也

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者即於一物之中窺其表裏精粗使無不盡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者即一物既窮又窮他物之意也

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即格物也吾之聰明睿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即致知也

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狹固滯此象山之類也

巨細動靜巨尊德性也細道問學也動道問學也靜

尊德性也

三言內外精粗者各有所當上言心與理本一物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言也中言爲學兩用其功不可擇內外精粗至於積功而有覺則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

周遍精切博究於萬事精切應到一物

先後淺深之無序或抑揚進退之不齊亦當一一分屬先後淺深卽性與天性灑掃應對之類錯雜抑揚進退如管仲之一褒一貶類是也

顧諟天之明命雙峯聽於無聞視於無形之說本出

於朱子而先儒過斥之

自明亦有數說玉溪明者是自明昏亦是自昏東陽自去明之臨川此皆自明之事各爲一義

新字有二義有昔汚今新之義有昔日新今日新之義然而今日新明日新實昔汚今新以後事也

文理與血脉相對則可作文與理看也

造化造卽生也化卽死也

聲色貌象出乎莊子

極其大盡於小下語極精天地之運古今之變皆包在此理內故曰極其大一塵之微一息之頃此理無

不八故曰盡於小其字於字極妙

道之形體 道之形體無可見處墮在氣中為性然
後可見故曰性者道之形體

物欲有淺深厚薄固是指人一邊言實則物亦有淺
深厚薄

以其稟之異故於其理或有所不能窮有二義稟之
清者於理無所不窮稟之濁者於理有所不窮此一
義也人各異稟則其勢或有所不能窮者此一義也
而前說於文義為切或察之念慮之微此亦有二義
以內外形勢言之曰或察於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

之微無論內外微著皆當窮也此一義也念慮之微
處當察其此念天理乎人欲乎此一義也而後說為

切

虛靈不昧四字即明德也非必將虛靈不昧兼理說
然後方可謂明德也其為物本自光明人得此物於
天故謂之德

初字非受形之初也受形之初明德已為氣質之所
蔽何復之有蓋氣化之初天以明德不賦於物而必
賦於人者其意不偶而所謂明德初不拘於氣質物
欲復其初不過氣化之初

明德新民各有事理之極善故曰至善事理當然之極也明明德新民者必求天理之極處故曰盡夫天理之極此事理天理之所以異釋也
振起其自新之民非謂民既自新而又從以振起之也言鼓之舞之使民皆得以自新則是我振起他自新底民其語意若曰敦尚文治而作能文之士云爾農巖嘗欲如此看
兼補乎其小小即小學也人或以敬看之不知於下文不足以有所兼何以通之也
顧以七年之病一節似指摧頽已甚者而言也

人與物當以偏正言不當以清濁言也若以清濁言則物中自有至清者如蓮花鳳鳥是也其可謂不及人之清者乎

其所謂明德已不能無蔽而失其全即氣質有蔽之心也非有二也特重言耳

二者相因即氣質物欲也

先立其大者小者不能奪誠意正心者不爲物欲所侵奪小註說非是

折之有以極其精即既明德而又新民不可渾融爲也合之有以盡其大即所謂新民者又是明德中事

也不可分開爲二也小註說非是

或問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爲孝者如何似是衍文蓋因下文如欲爲孝之說而致此錯簡也

纔明彼即曉此或欲作物格知至看而恐未然蓋彼之理即在於此如窮木之理既明木理之在彼者即曉木理之在我者此所謂合內外也如此看方是若以明彼作物格曉此作知至看則非但語意不切文字亦不倫也

問如欲爲孝一條似是窮其所當然者非所以窮其所以然者却與上文天地所以高深鬼神所以幽顯非一例奈何曰此似然但奉養之宜溫清之節亦有許多般其親思喫飯子輒進茶其親好處冷而子輒煖埃非知爲孝之道也爲子者當一一思其所以處此者如何則雖謂之窮其所以然亦可也然此乃低一層說也上一節子孝於親所以然者則元不說道也

但立誠意入道莫如敬涵養須用敬者言欲致知者當先存養也蓋知莫過於寡欲寡欲者雖與存養一類而亦曾不同思欲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此固格物而收心也此數段宜分開看之

凡事不過上下四方君子賢其賢小人樂其樂乃德澤及於悠久以上下言也

學問脉理必明故曰骨角脉理可尋而切磋之功易已私堅確難克故曰玉石渾全堅確而琢磨之功難問付畀增益與非人力之所為語嫌重疊曰付畀增益者蓋謂所謂新民者非我別將一物補益於民也非人力之所為蓋謂修己新民者又當循天理自然非人力之所為也語勢自不同

上老民之老而民興孝上長民之長而民興悌上恤民之孤而民不背如此釋固好朱子必釋之以老吾老竊所未曉蓋齊家治國民既興起於孝悌慈至平天下則不過以法令成就得興起之民耳至此又言上行下興之意則不近於剩乎雖以恤孤言之此乃文王先四者之意也尤似切緊但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如朱子說較有精神且興孝興悌似是不待政令而興起之意此朱子之所以必以老吾老釋之耶上章只言孝悌慈此章別就慈上指出恤孤而言之語尤切

赫赫師尹民具爾瞻非指師尹借師尹而言人君

瑣錄

心齋七稿
癸巳十月丁酉與舜瑞同宿天安郡齋夢過一廣野
閑居門正開余問之人曰退溪先生所居也余立馬
欲上謁而無刺故頗趑趄既已入拜先生貌似農巖
頭戴宕巾而危坐齋僅三間而房居二圖書滿壁几
案甚整修時似正二月間簷角雪消滴如雨方移梅
枝榦散置階上余問先生曰敢問近作何工夫先生
有所答而未能記先生起開長几出一冊示之曰此
吾近所作也余跪而讀之其中有晦齋二字及午先
生三字盃盤自內而出余欲止讀先生徐告曰訖讀
而食可也余起敬而聽俄而覺之噫此何爲而發也

豈以平日尊慕之篤而發於夢耶覺而心充然如有
所得夢中所見先生氣像極溫粹含蓄頗美玉也夢
似不偶故記之

癸巳十月初余往珍山會葬族叔臨陂公珍山距錦
山不能數舍余友呂命周士新在錦山衙聞余來來
見窮峽深村得見故人面其喜可知士新爲余道義
塚之壯烈以起余余乃於九日壬午往錦山拜義塚
問將壇安在居人爲余指之甚詳噫重峯先生之忠
義炳如日星而又有七百人同死此實千古之所
罕聞也且霽峯高先生先重峯數月戰死此地將壇

屹然相對此亦可奇也義塚卽聚藏七百義骨者也塚下有祠額曰從容同祠重峯及霽峯兩先生者也噫余曾於野史中見兩先生遺迹未嘗不慷慨泣下也今躬到此地原野蒼莽之間想見其啞叱咤之狀安得不膽裂而髮豎也夕到土新所出讀義塚碑文相對而一涕

癸巳十一月十三日丁巳棲于土昂晚翠堂讀貨殖傳役役趨程少優閑之味二十六日庚午曉起雞纔鳴落月猶在軒外大松偃蹇可愛遂掩書默坐彷彿見夜氣體段吟詩曰曉起小齋靜松陰落月疑夜氣

汎窓牖掩書默坐時

玉華臺卽冲庵所嘗藏修處也十月十五日己丑余自珍山來到主人尹君汝衡與余有舊甚歡喜暮色隨至陵谷蒼然汝衡坐我煖室懸燈進炊俄而雪作林木颼颼前窓忽生白意已成積也開門則非雪月也攜杖而出散步臺上前有冲庵手種大松七八株皆赤身蒼鬣也松下溪水演漾成江江南小野圓而平四山環而不迫真隱居者所盤旋也辛卯海浪騷作余爲避地來過汝衡一見余許余卜築可謂意氣士也辛卯去今已三年尚未歸自今秋又攻舉子業

未知畢竟爲何樣人也良可慨然

以病久未晨謁家廟一日力疾而行則終夕心充然
如有得此乃集義路徑也每事合理優有樂意積久
充大則乃成浩然之氣矣

五月初四日差 穆陵祭官贊者宿齋舍四更興造
祭所過 健元陵 徽陵殿閣已舉庭燎及到以雨
行禮於月廊殿閣深嚴燈燭昭明令人自然肅敬將
事畢天未曙還到齋所少睡初五日早向楊州松楸
馬上心頗泰安亦有快樂底意推究厥由似是夜間
行祭時此心雖走作存時頗多故其效如此心之不

可不養也如是夫行數里失路一行不知所向冥行
擗墮者久愈迷惑從者得草屋扣問攜來一釋兒使
之前導入荒草中我頗踟躕則兒信足而行少無遲
疑踰一小峴則果墓奴家也以此見之則可知真知
之爲貴也亦可見知先於行矣

人心樣子千萬其狀有恢坦者有巧狹者有纖刻者
有忮猜者有陰密者有頑愚者有懷急者有輕誕者
此其大較也不可盡記然而恢坦者頑愚者輕誕者
猶可入道而忮猜陰密巧狹者即其種子非好品豈
可勉而能也如此輩學問一路絕矣可矜也已至於

文章不可以心樣善否論也伎猜陰密者類多能之蓋文章氣故也

論辨義理固是好事若有一毫務勝之意則便成向外於身心都不干涉

思慮亂起不能堪耐卽念此思慮何由而起必有係着不放下之事卽得其根柢所在則痛自割去如鋤草然則思慮可息此省察之功也至於無根柢而忽往忽來者却須存養此心以待其自祛耳

雨時不如陽時蓋陰不如陽也好陽而惡陰好君子而惡小人人情之常也

陽亢而旱萬物枯槁雨澤沛然而下則人情莫不惡陽而喜雨是則反常之事亦人情之當然也是故天下義理不可局定陽未必盡好陰未必盡惡隨其所遇而好惡生焉此所謂易也

觀四時之流行不過五行翻覆而已春則冬水翻而爲木則青氣充塞天地之間夏則春木翻而爲火則赤氣彌滿天地之間秋則夏火翻而爲金則白氣騰驤天地之間冬則秋金翻而爲水則黑氣互溢天地之間是不過一翻一覆用事者生其色而已其實則木行時金土火水未嘗無也火行時木土金水未嘗

無也金行時木土火水未嘗無也水行時金木土火未嘗無也得時者行其氣而餘者藏其色也今看春木曰只有木氣而已則是五行散作五片天地間當有五太極豈可曰一太極哉

三山興學錄

歲庚子十一月二十八日余到任三山縣十二月初三日謁聖鄉校抵書宋康錫問興學優否則薦二士安泰頤李莢也余躬訪安泰頤與之語學術精明可作人師也十二月十五日焚香鄉校與都有司朴來慶相議以安泰頤李莢都訓長又擇有文行者差九

面訓長以二十五日期會於象賢書院即大谷冲庵東洲重峯九庵妥靈所也頗有松石之勝行士相見禮後告興學節目

興學節目

當職猥承 朝命來守是邑竊念興學最係急務而况茲土素稱禮義之鄉東洲重峯兩先生興學節目至今有傳之者乎噫頂天立地者孰不有仁義禮智之性惟其不能講而明之是以不能知而行之惟其不能知而行之是以民蠢土偷若是其質質嗚呼豈不哀哉今爲條目如左凡我大小青衿庶幾一心敬

心廣世希
聽毋敢或忽此非不佞無稽之言實遵紫陽朱夫子南康之弘規兼採東洲重峯兩先生之遺制云

一各面訓長擇當面學徒自十歲至三十歲授以小大學事

一各面訓長不可遍教諸人使學徒從其所便受業於里中至十一日齊到於訓長所訓長受其講定等第事

一各面訓長受講之前一日兩都訓長及各面訓長率學徒之入舉案者來到鄉校則縣監親受其講定等第事

一凡此勸學之意非徒以誦說章句爲貴蓋欲趁其年芳氣弱天性未喪之時薰養於禮法之場講習其威儀以保德性俾不至傾陷而埋沒也若厭其拘束於訓長之所便於里中之親狎徒塞講日之責而一任其放倒於街巷之間則殊非立法勸學之意也十一日以前亦須相聚於訓長之所隨疑講明且修持敬之功以爲教學相益之地事

一小學即修身之法大學即入德之門小子大人皆當讀是書爲切己工夫而但年幼而不能讀者無冊而不能學者亦不可以是廢業且古今事變治興亂

心庵世稿
卷之四
八之跡亦不可不知史略通鑑二冊從所願教授事
一家力才志足以入學而官令之下不即奉遵或任
意自便不入於訓長舉案者問其家長自官施罰事
辛丑正月十五日都訓長與面訓長率冠童八優等
者百餘人到鄉校余坐明倫堂都訓長面訓長以序
坐冠童分東西庭序立訓長一人讀九容九思冠童
以次升拜訖受講通二十人純通五人以次行賞五
人才學頗佳宋永源卽宋康錫之從子也向學云臨
罷冠童序立庭中如初訓長一人讀抑詩蓋欲令諸
生退而慎其獨也

爲通諭事日昨鄉校講學雖不能極意講討多士濟
濟陞降有儀况得數三志學之士歸來喜而不寐噫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人而不知道可謂人
乎此所以講學之不可一日無也今兩都訓長學術
高明誘掖得宜足以興起一境之多士當職復何憂
焉但念科目之陷溺人久矣爲人父者爲人子者日
夜所懸望只在於決科榮親故凡諸學問大業看作
筈籬邊物事豈不寒心哉然而用力於學問者未必
不利於科業真所謂仁義未嘗不利也諸面訓長須
知此意先自勸勵仍以勤勉多士俾知講學爲一舉

心廣世希
兩得之要也小學一書卽立基本之書不可與通史
並論後講則讀小學者當出優等此意亦諭於學徒
爲妙當職近作覲行三月初還官三月十五日當受
講其間數十日訓長及面訓長各別相勉訓誨多士
而勿以口讀爲務必以體認爲貴千萬幸甚事

諭諸生文

縣監雖甚鹵莽亦嘗受教於先生長者之門知古道
之必可行故今來茲邑所以欲試其所聞也象賢之
會鄉校之講乃是萬里之程發軔之初也私心欣幸
有難勝道竊矚諸君子學業已富以不佞抗顏於師

席實有媿於心者然師不必賢於弟子且不佞所欲
行者卽朱夫子之法程也諸君子一聽不佞之言則
不害爲朱夫子之弟子也但念不佞所以施令諸君
子所以爲學如有一毫近似於文具不出於至誠則
雖六年講學只歸於觀美亦何益之有哉不佞年十
七右臂廢自分無用於當世蓋嘗閉門讀書淡信聖
賢之言不我欺也一行作吏非其所期則又欲行其
所知不負其初心也今此施令雖不敢自謂出於至
誠亦豈出於文具而已哉不知諸君子所以爲學果
何如果能誠乎不誠乎願諸君子真實心地凡讀聖

心庵世和
賢之書必以復性爲期自裏至表一於誠而不貳也
頃日之講有讀中庸禮記者所業之富非不美也不
知大學論孟果能如朱子之法爛熟通透無復餘憾
耶如未也莫若捨其所讀姑從事於大學逐字逐句
熟讀精思極其歸趣然後以及乎他書也捨其易而
先其難終有誇大之嫌恐非誠心向學之意也未知
如何言出肝血庶幾領悉

祭文

余老益窮何德之孤凡助我者逐歲見抽如剝繁
條病櫟之留有一誠仲庶殿桑榆天又奪去何以
處吾承凶而愕撫柩猶疑倉卒如許徐可以悲平
生所講與夫冀期包天括地實有範圍畢竟寂寥
蘊抱誰知三山之化止于月暮乃令尊翁哭拾殘
詩理遶孝虧魂應冥啼君家晚計即我東溪蘆山
朋得鹿門兒藹皓首屏營哀此父師自餘種種焉
忍費辭扶杖送柩淚竭單卮

三淵

心庵世稿
同開敦宗世亦有是契好之淡惟我與子情均同
氣義則知己若君文行非余敢齒君猶逐臭不以
我鄙每一相對心肝是披謀及家事無間彼此三
日未見令我不喜非我則往君已至止遠心之庵
菡萏出水九四之齋細縹盈几暇日從容浮瓜沉
李載謔載笑論文論理優哉游哉百年是指云胡
一疾君以不起瞻彼西澗其室則邇覺然之音日
以遠矣子就幽窀余縻于仕莽蒼之間邈若千里
撥忙敘情言不滿紙平生之心乃止此耳君未必
知悲在後死

竹翠 濟謙

嗚呼誠仲之賢止於此是何天理是何人事君生
十餘歲三淵自楊峽來宿于余而從容曰人家子
弟鮮及父兄而某之子賢於其父稱道之不已余
應之曰某既賢於人而其子又賢於其父此尤難
也三淵大以爲是蓋吾儕之奇愛君自在童年而
已然及長好經學從賢師友遊益充其美質言其
稟賦則寬大而通達言其行誼則孝友而忠厚學
術足以講說於廈甍詞翰足以潤色於館閣假令
君出於寒族猶能大展布大樹立而况君生於名

心庸世和
閱賢祖之後只得鴈塔之晚題牛刀之暫試而止
是可謂仲君之志業也哉顧茲楓溪池閣即君之
所生長而寶仙源先祖之所卜築也巖巒溪石之
勝素擅於都下而君克堂構之修葺之別剏小庵
於爛柯之谷名之以遠心新起書樓於忠閣之下
扁之以仰山使遺躅增耀勝區生顏賢子賢孫屢
世傳守之若斯抑平泉綠野之所未嘗有者也在
昔則如我曾王考竹陰公及月沙白沙西垌諸名
公前後吟詠揭於楣間以近而夢窩以下吾輩數
人自少至老有興輒到文酒燕遨酣歌跌宕大小

唱酬積成卷軸此亦由於尊公與賢姪善爲守護
而善爲之主也嗟夫追惟年前影堂之下有一大
松無風自拔太古亭子從而壓碎君雖仍舊而重
新及今思之松顛亭倒其無近於木稼之告凶歟
百載世傳之地無人看護萬首放翁之詩孰能收
拾楓林蕭索澗水嗚咽他人目擊亦極悽愴而傷
心矧使尊公而處此將何以堪抑也曩余自綾城
投紱歸來稼齋顛倒來訪而兩郎隨之尊公亦攜
君而至時四節山茶映山嘉卉開花萬千爛熳可
愛遂藉席其下命酒賦詩而樂之三家五子亦在

心庵世和
隅行而同其歡焉嗟吾長兒未幾奄忽君亦繼逝
於一暮之後未知君與阿兒泉下逢迎果如陽界
上否顧余暨尊翁鬚髮俱白淚眼欲盲回想當日
花下之會從何更得於今世乎君年雖短比吾兒
而稍優有子五人其視吾兒猶可謂死不死矣然
而千里離庭未得一訣此必爲君不瞑目於九原
者矣自余遭憾凡係挽誄酬應之類一切廢却君
所曾知者而於君之喪也不忍終無一言略紓哀
衷而哭之靈庶鑑悉

寤齋趙正萬

挽詞

寂寂空山澆澆水薤歌哀響咽相連宛其死矣山
樓側若有人兮池閣邊不幸顏回終短命誰稱長
吉奄升天琴書依舊心庵鎖但見層壇素月懸
斯人何遽止于斯學古亾來又此悲良士世間皆
可惜神交泉下自相隨兩家妻子將焉托一壑池
臺未忍窺千里老親來莫及囊中但檢舊畱詩
歷數同人少似君淡情向我最慙慙艱虞廊廟憂
常軫蕭灑園林樂欲分乍別三山爲吏隱溪埋九
地卽脩文論懷幾卜青軒夜翦燭談霏可復聞

夢窩

我病君能念君亡我不知峨眉斷何易露電迅如
斯麟峽清真契鷹巖寂寞期今焉無可討皓首仰
天悲
天下無窮事吾東幾個儒逢君輒揚扆會意兩敷
腴龜馬挑圓象鳶魚待密符朝聞快夕死嗟爾願
終孤
東臨滄海日拍手水城隅鳥兔看機活鯨蝦會分
殊心忙千歲促步闊萬緣紆玉塵空名理冥濛短
可吁

濂書幾處講三復在純心餘韻如將理宏綱庶共
尋三山真小試庶士尚不欽到處堪風動中途竟

泯沉

嶺外琴軒聞巖間板屋淡無靈雙鶴髮善幻老天
心惡境奔號并平居影像森松曾遇風拔溪始斷

腸吟

山丘惟皓雪華屋又玄陰庵遠經聲暖庭空舞影
沉寥寥畱宿物一一見淡心文獻專門意孤兒待
繹尋

幽明四十日未有夢來晨疇昔論燕愴於焉感屈

心廣世希
仲魚池儼將拂雞酒薄言陳執紼無筋力知非永
悼人

三淵

勞生宇宙熱心腸師友君親感慕長莫道英靈歸
寂寞不隨顏閔定睢陽
何憂何樂不相知細大云爲動輒諮死去胷中多
少事尚憑魂夢告餘悲
嗔笑怠莊各任真十年蛩蛭我三人誰知白馬平
生約却負東門一慟伸

檜巢 信謙

木訥元來卽近仁磨礱淵老却彬彬賢關倡義趨
多士下邑分憂感小民共歎高才遲釋褐誰知窮
火遽傳薪偏傷白首西河子投杖悲號泣路人

丹巖閔鎮遠

心庵世稿

拏庵遺稿終

